

《太上感應篇直講》。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彌陀佛！請大家翻開經本第二十六頁，我們從第一行第三句看起：

【殺人取財。傾人取位。】

從這句看起。這句『殺人取財』，就是我們一般講的「謀財害命」。謀財害命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，為了奪取別人的財物，就去殺害人的性命。現在「殺人取財」的事情也非常多，除了一般的謀財害命，還有一些跟這句相同的罪業。譬如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常講的，現在這個食品摻加一些不好的東西，有毒的一些添加物，讓人吃了身體不好，中毒、有病，這個也是謀財害命，要賺人的錢，又要人的命，謀財害命。還有醫院，有些醫生沒有醫德，只是為了賺錢，賺取這個財利，也會造這種殺人取財的罪業。所以現在謀財害命那就很多方面，凡是要人家的錢財，又害人的命，都屬於這句，這個罪過當然非常之重。我在年輕的時候，大概五十年前，聽到有一個道士，擺路邊攤，在勸善的，他也講到醫生，沒有醫德的醫生，那會害死很多人。所以他講，很多醫生都跟著一堆冤魂在他後面。這是真的，那個冤親債主都跟著。因為沒有醫德，有錢醫生，沒錢醫死，這個缺德，現在很多醫生缺德，造了這個罪業。賣不好的食品，讓人吃了中毒，這個是屬於這一類。

另外就是，早年我們淨老和尚在台灣也常講，農民種菜，他自己吃的另外種一塊沒農藥的，去賣的農藥灑得就很重，而且時間沒有到他就採了，就拿到市場賣。他自己種的知道農藥太多，吃了對身體不好，他自己不吃，拿去賣人，去賺錢，他自己吃的是另外種一區的，這個也是屬於殺人取財這條。你賣錢，賺人家的錢，但是

給人家吃了，讓人家身體長病，要人家的命，就是屬於殺人取財。現在殺人取財的罪業比過去要多，多出很多方面。還有現在雞鴨魚肉打那些激生素，那個動物的成長都不正常，人吃了對身體怎麼會好？所以，周泳杉老師講的「健康飲食」大家多聽聽，多推薦推薦，真的現在我們是三餐服毒，都是毒。

所以現在醫院生意好得不得了，都客滿。我今年六月去住院，在台北長庚醫院住院，在急診室，要排病房排不到，就在急診室排隊。後來，呂醫師去幫我租一個兒童病房，住到兒童病房去了。說明現在醫院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你看急診室大排長龍，住院都要排隊的，有的等了很久還排不到。那說明什麼？現在人病比過去的人多得太多太多了。「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」，真的，我們長病跟三餐吃的有密切關係。如果不注意這些，吃的東西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，日積月累，當然病就多了。所以現在的病很多，而且還有奇奇怪怪的病，以前沒有聽說的。所以，現在賣食品的，醫院、養殖場，很多造殺人取財這個罪業。

『傾人取位』，「傾」就是把人家推倒的意思，「用計謀使人丟官」。製造種種謠言去誣陷他，讓他坐不了那個位置，然後自己趁機來取代他的位置。所以，過去我們台灣劉議員跟我講，他說如果你看到有個人在罵哪一個官員，一直罵、一直罵，他跟我講，他說那個人就想坐他的位置，想要取代他的位置，所以一直講他的壞話，希望他趕快下台，他去坐上他的位置。他跟我講，如果你看到哪個人一直在罵哪一個官員，就是他想去坐那個位置。這個都是屬於「傾人取位」，取代他的位置，取代他的官位。這個在公家團體、私人公司都有這個事情。但是造罪業，取得那個位置，能做得好嗎？這個又是很大的問題。知道這個因果，實在講不會去幹這個事情，有時候人家請都不敢去做，怕做得不好，要背因果，怎麼還敢

去傾人取位？傾人取位，總是不明因果，才會去造這個業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誅降戮服。貶正排賢。】

『誅』是誅殺，『降』是投降，『戮』是殺戮，『服』就是他已經服了，投降了。這個特別在軍隊打仗，對方棄械投降了，他已經服輸、投降了，放下武器了，這個時候就不可以去殺害他，殺害他造的罪業就重了。所以，在《安士全書》有講到這一條，二曹將軍，這個二曹將軍，一個是曹翰，一個是曹彬，都是將軍。當時他們兩個將軍各別去攻一個城，城攻下來了，曹翰就屠城，放縱官兵燒殺擄掠，殺害這些投降的士兵，而且還殺害這些無辜的人民，屠城。後來，曹翰的後代都不好，子孫有淪為乞丐、娼妓的。曹彬攻下城之後，誡官兵不可以亂殺人，所以曹彬他的後代非常好。在《安士全書》講這個公案，記載這個公案，二曹將軍，兩個都姓曹。所以投降了，你就不能夠去誅殺他，誅殺就造重的罪業。

『貶正排賢』，「貶」就是貶低，正人君子把他貶抑、把他貶低，「賢」是賢人，「排拒賢人」，排擠，這個賢人也把他排擠出去。造這個業總是自己不是正人君子，也不是賢人。不是正人君子，不是賢人，那就是小人。儒家講的君子、小人，小人才會做這個事情。他為什麼貶正排賢？這個道理就很簡單，因為正人君子賢人依照聖賢的教化在做事，小人他不依照聖賢的教導來做，跟他不一樣，他就會去貶抑他、就去排擠他。特別你在一個團體裡面，在當官的也好，自古以來這個事情就非常多。下面這句講：

【凌孤逼寡。】

『凌』是凌辱，「凌辱孤兒，逼迫寡婦」。前面「積善章」講，要去幫助孤寡，孤寡都很可憐了，怎麼可以再去欺凌這些孤兒寡婦？這個就不可以，這個是造罪業。

【棄法受賂。】

「接受賄賂，不遵照法律處理事件。」這個在官場上也很難免。我記得我剛出家那年，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，有個居士姓鄭，他在台北市政府不知道什麼部門的，他管理的就是檢查蓋房子、大樓，反正需要打水泥，都要他批的。他批了你才能夠去打水泥，就是要檢查鋼筋結構，還有水泥的磅數，都要合乎建築的標準。他的批文批了，你才能去打、才能去做；他沒有批，你就不能打。他跟我們師父上人講，在三十三年前，他說如果他照一般去收紅包、收賄賂，他說一個月大概最少有二百萬台幣以外的收入，二百萬。他的薪水哪有那麼多，沒那麼多，那是額外的，人家建商會送紅包給他。如果有一些做得不如法，偷工減料，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就給他過了，就可以打水泥了。他聽了老和尚講經，知道這個因果，他就不敢這麼做。不敢這麼做，他在政府機構裡面，你不拿紅包，十個人有九個要拿，你一個不拿，他們能容得下你嗎？就是前面那句講的，這個時候就要貶正排賢，把你排擠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後來他就辭職不幹了。不幹，去幹什麼？去送報紙。我們老和尚聽到這個信息，對他大為讚歎，去送報紙，每天一大早去送報紙。這個居士我也三十幾年沒見過了，真的是也不簡單。官員如果『棄法受賂』，這個也是損自己的福報。在這樣的環境，明瞭因果的人，就像鄭居士一樣，他就辭職不幹了，不然以後這個事情被發現，實在講還是要吃上官司的，貪污，吃官司的。如果人人守法，也就不會有這些事情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以直為曲。以曲為直。】

「是非曲直不明辨」，這個特別「棄法受賂」，接受賄賂，辦事就會這樣。『以直為曲，以曲為直』，「直」就是正確的，變成不對的，那個不對的變成是對的，就是「以直為曲，以曲為直」，

這個跟棄法受賂也有關係，他就不按照正常的辦法來辦事。這個事情，我在當兵的時候，在部隊裡面也發生一個事情。我們那個時候要排衛兵，一個人要站二個小時，排班，有時候二十四小時要輪班要站衛兵。有一天，一班二個小時，我站了四個小時，怎麼下面那個還沒來，後來跳到再下一班，我就問下面，當中怎麼跳一個，我多站了一班，站四個小時，二個小時我站了四個小時。他說他請假。我說輪到他的班怎麼可以請假？他說他有包紅包給連長，特別准他的假。所以那個連長跟那個我下面那班的，欠我一班衛兵。這個就是此地講的棄法受賂，以直為曲，以曲為直，這個有罪過的。在我們這個社會上，現在這類的事情那就太多了，太多方面了。直就是有道理的，曲就是他沒道理的，沒有道理變成有道理，有道理變成沒有道理，這個曲直顛倒了。現在整個社會的這種價值觀，其實曲直也都顛倒了。現在正直的道理講了沒有人會接受，講歪歪曲曲那些歪理、歪曲的道理很多人他就相信了，現在社會是這樣的情況，這些都是造罪業。

【入輕為重。】

『入輕為重』，這個也是跟刑罰有關，「輕罪判重刑」，本來那個罪沒那麼重，輕的罪給他判得很重的刑罰，法官真的也是很容易造這樣的罪業。法官做久了，他們也知道都有冤親債主。所以，每年台北司法院法務部都要請我去做三時繫念，去超度超度，因為冤親債主太多了。所以我到法院講，我說我們陽間有法律，陰間也有法律。陰間的法律是什麼？就是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這部叫天律，陰間的法律。我們陽間的法律定的如果違背這個天律，定的那個法律就叫做惡法。定的那個法律是保護惡人，讓人造惡業的，你說當這些官他背不背因果、造不造罪業？造罪業。所以當官的人也一定要讀《感應篇》，沒有讀他也不懂，不知道，自己錯在哪裡他都不

知道。「入輕為重」。下面這句講：

【見殺加怒。】

這個殺就是死刑，臨死的人你沒有去憐憫他，看到他被殺反而起瞋恨心、怒斥之心對待，這就沒有慈悲心。一個人犯錯了，被判死刑，被執行了，實在講就是他的無知，去犯了這麼重大的過錯。總是從小沒有接受好的教育，長大又沒有接觸到好的環境，都是遇到惡緣、惡事、惡人，所以就造了這麼重的罪業。這樣的人，實在講是很可憐的。犯了這個過，被判死刑，人們應該有憐憫之心，憐憫他的無知，我們念佛人念念佛跟他迴向迴向，怎麼可以再生氣？

『見殺加怒』，這個就不好，特別是個當官的。以前當官，縣官管行政兼司法，有些往往看到判死刑的人，他沒有憐憫還加怒，司命之神就要記過了。所以，我們要有同情心。

二十幾年前，台北看守所，那個時候大乘精舍樂崇輝居士他也發心辦一個監獄弘法，他也請很多法師去監獄弘法，當時我也被他邀請。這個樂居士，就是音樂的樂，他們家在台北是開同仁堂的，北京同仁堂，樂家。所以在台北他們是在賣藥的，北京同仁堂也是三百年的老店，現在還有。所以他們跟國民黨到台灣，他們樂家也在台北開了一家同仁堂。這個樂崇輝居士很發心，他在他賣藥的地下室，他去設一個大乘精舍，專門印大乘經典流通的。那些年他辦監獄弘法，每個星期請我去台北看守所講一次經，給那些受刑人講開示、講經。有一次，好像農曆七月，請我去參加誦《地藏經》。誦《地藏經》，他請了很多外面的經懺法師去，經懺法師請了好幾個，我也被邀請，因為平常就是請我去講經。去誦《地藏經》，在哪裡誦？就是在死刑犯被槍斃的那個地方，就在執行槍斃的刑場誦《地藏經》。我誦經就老老實實的，每個字念得很大聲，念得很清楚，一字都不漏。但是那些經懺法師就跳一下、跳一下，他一部經

大概念沒有三分之一，都是我在念的。念完之後，那幾個經懺法師說邀請我參加他們的行列。我說我不是專門在做經懺。他們說我們也有聽淨空老法師講經。我說謝謝。因為他們知道，請我去參加他們誦經，他們輕鬆多了，都是我在念，他們都不念的，他們就跳一下、跳一下，那可輕鬆了，又不耗氣，到時候單金拿的都是一樣的，也沒少拿，又很輕鬆。

另外，有一次去一個工廠，那個罪比較輕的他就沒有手銬腳鐐，就在那邊做工，他在社會上有一些專長，譬如說做木工的，或者做什麼其他工藝的。有一次，我去到一個工廠，一個受刑人在裡面做工。結果我一進去，我還沒有走到那邊，要跟他講開示，我還沒有到，就聽他給我講開示，看到我遠遠走過來就跟我講，他就指著旁邊那些警察說他們都是壞人，我是好人，這些壞人把我這個好人抓進來。走到那邊，我就聽他一直講，一直埋怨、一直講，講到最後，我就阿彌陀佛，我就回去了，因為沒機會讓我講。出來之後，那個警察就講，法師現在有時間。因為我沒講，就聽他講，他也不理我，他講完了他也不理我，那我就只好出來了。出來那個警察又帶我到一個地方，他說還有一個地方有好幾個人好無聊，你要不要跟他開示開示？我說好，還有時間就去跟他開示開示。就到一個房子裡面，大概有五、六個人，年紀都不是很大大，大概是三、四十歲。我就帶了一些佛卡，有阿彌陀佛、觀音菩薩、地藏菩薩，帶進去。那有一個身體很魁梧的長著鬍子的，我就拿佛卡給他挑，你要哪一種？他就挑地藏菩薩。我說你怎麼不挑阿彌陀佛，怎麼挑地藏菩薩？他跟我講，他說我殺死了五、六個人，不去地獄去哪裡。他跟我講，我才知道說那個房間關的是判死刑的。他也知道他要去地獄，他說聽說地藏菩薩在地獄，我就到地獄去找他，所以他選地藏菩薩那張佛卡。

另外一個比較年輕的，他問我他現在能不能出家？我說照戒律是不行的，我說心出家比較重要，念佛求生淨土。我說你為什麼會想發心出家，你造這麼重的罪業，我說你在社會上是不是有學佛，學了佛怎麼會造這個業？他說沒有，他是被抓進來才學的。我說抓進來才學，是不是有法師來講經，你才學的？他說不是，是前面一個被槍斃的，那個人勸他學佛的。前面那個就是去搶劫的，那個已經被槍斃了，那個人勸他學佛的。所以，我聽到這個事情，也就想到《楞嚴經》講的，在末法時期，佛派菩薩、羅漢應化在這個世間，當官的、各行各業都有，還有奸偷屠販都有，當強盜、當小偷的都有佛菩薩、阿羅漢示現在裡面，去度那些人。所以，那些被槍斃的，我聽到這樣，就想到《楞嚴經》這個經文，我就想到那些人也不能輕視，也有佛菩薩示現壞人，去度那些壞人。要怎麼才能度壞人？要比他更壞，你才能度他。所以，那個說前面被槍斃那個勸他學佛的，前面那個被槍斃的是什麼身分我們不知道，但是經典是有這麼講。所以，我們也不可以輕視這些人，更不可以「見殺加怒」。再看下面這句：

【知過不改。知善不為。】

這個兩句，這兩個『知』是一個關鍵的字眼，這個「知」就是認知，知道什麼是過、什麼是善，如果不知道過，那怎麼去改過？把過當作是善，那怎麼會去改？善也是要知道什麼是善。在《了凡四訓》改過之法、積善之方，這個兩篇是《了凡四訓》的正宗分，像佛經一樣，正宗分，主要要講的部分。這兩篇讀通了，我們就知道什麼是過，要改，什麼是善，要去做。如果這兩篇沒有讀通，實在講我們都談不上知過、知善，談不上。這個讀通了，真正知道了，才知道什麼是過、什麼是善。所以，這個還是要學習，先學習認識什麼是過、什麼是善。如果不學習，根本都不認識，都談不上『

知過不改，知善不為』，都談不上。

此地講的就是你知道了，知道了過而不去改，那過上加過，知道善又不去做，那也是罪過。「過」，在佛門裡面講叫禁戒，禁止的，不可以去做的，有這些過要改過來，不可以做。譬如說五戒：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這個叫止持，止是禁止的，不可以去做。作持就是好事，利益眾生的事，你要去做，你不做也叫犯戒。所以，一般講小乘戒就是止持，大乘菩薩戒有止持、有作持。實際上講，小乘戒也有止持、也有作持。所以，過主要是自私自利，這個是過的根源，這個要改；利益眾生這個事要做，你不做也是罪過，有這個因緣、有這個機會，你不去做這個善事，也是罪過，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。知道哪些是善事，有這個因緣機會不去做，這個也是罪。在佛法裡面講戒律的開遮持犯，這個就講得更深廣。此地講，我們從一個比較淺顯的來做，譬如說我們已經知道的，不知道的當然我們沒辦法，知道什麼是過，知道就要去改。譬如說殺生是過，以前不知道，一天到晚在殺生，現在就不可以殺了，要改過來，要戒殺。放生是善，遇到有這個因緣，我們去做放生護生的善事，這個我們要去做。這是舉出一個例子，其他的以此類推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自罪引他。壅塞方術。】

『自』就是自己，自己有罪過，牽引他人，連累別人跟我們一起受罪。這個就不對了，不可以這樣的，自己做自己承當，不要去牽累到他人，連累一些無辜的人，這個是加重自己的罪業。

『壅塞方術』，「方」是方法，「術」就是學術、技術或者是藝術，此地特別注重濟世養生的技術、藝術、方術，「保密不公開」。特別我們中國有很多祖傳祕方，我們常常聽到人家講祖傳祕方，有很多好的方子、藥方，中藥也好，草藥也好，中草藥也好，或

者其他什麼能夠利益人的這些方法、技術，他知道了，但是他不公開，不願意傳授別人。所以，過去早年我在台灣常常聽老人講，有些什麼祖傳祕方連女兒都不傳的，只傳兒子、傳給媳婦。因為媳婦是娶進門的，這個不會被外面人學過去，但是女兒嫁出去，就被親家學去了，所以女兒都不傳。這個好的方術如果這樣密而不公開，他的兒子願意學嗎？不見得。我在台灣遇到很多一些比較好的老中醫，我說你兒子要不要學？他說不要，他兒子不要。他兒子不要學，他又不傳給別人，他死了那些都帶到棺材裡面去了，也就沒有了。這個就是罪過了，司命之神就要記過。所以不管什麼樣的方術，只要對眾生有利益的，都不能夠去「壅塞」。

現在這個壅塞，譬如說佛經也是一樣，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這個就是壅塞，這個罪就更重了。一般民間的祕方、偏方壅塞都是罪過了，你去壅塞佛法的流通，那怎麼得了，那是地獄罪，很多人不懂。但是現在全世界定的法令，保護智慧財產權，也沒辦法。所以我們現在道場印的這些，就是有版權，但是公開授權大家流通，不可以非法牟利，不可以任意增減內容，做個法律聲明，現在一個變通的方式就是這麼做。這個不能壅塞的，壅塞這個罪過就非常之重，應該多多流通，愈多人學愈好，利益眾生愈多愈好，這個心態要調整。我們再看下面這句：

【訕謗聖賢。】

「對聖賢譏笑又誹謗。」我們中國這一百年來，真的就是幹這個事情，從五四運動開始，打倒孔家店，稱孔子叫孔老二，這個就是『訕謗聖賢』。孔子是老二，那你是老大，老大徒傷悲。這個李老師在《論語講記》講，他說孔子也沒開店，你打倒什麼店，他也沒店，這叫胡來，亂搞。對聖賢不懂得去尊重、去學習，反過來還去譏笑、去毀謗，這個造的罪業就非常重，這個真的會得愚痴的果

報。這些都是無知造了這個罪業。

【欺凌道德。】

侵害凌辱有道德的人。在《吉凶經》講，寧願用萬石弩射自身，不可以惡意向道德之人。道德善師他是一方人民的導師，他是教化一方人的，你去欺凌他、去迫害他，讓他在這裡沒有立足之地，這個地方上的人就失去一個好的老師來教化。所以這個結罪不是只有跟有道德之人一個人結罪，而是跟這個地區的人結罪，你讓這個地區的人法身慧命斷了，斷了這個地區人的法身慧命，這個結罪比殺人的身命還重。真正有道德的人他受到欺負，他也不會怨恨、也不會報復。但是欺凌的人他自己造業，而且跟這個地方的人結罪，這個罪過就重。如果這個有道德之人他影響的範圍愈大，你去障礙，業障就更重。因此對有道德的人我們要尊重，不但不能去欺凌，而且要尊重，要向他學習，要讚歎，讓更多人跟他學，這個社會才會愈來愈好。我們再看下面這句：

【射飛逐走。發蟄驚棲。填穴覆巢。傷胎破卵。】

這個四句就是屬於殺生之惡，在戒律講就是殺生，犯了殺生這一條的罪業。『射飛逐走』就是「射殺飛禽，趕捉走獸」。這個我們有時候在電視上看到一些打獵的，到森林裡面去射殺飛鳥，現在有獵槍，用槍打，以前用射箭的，射殺這些飛禽鳥類的，追逐這些動物，追鹿、追兔子，這些走獸，這個屬於殺生。另外，還有設一些陷阱的，抓這些野生動物的。在我們台北雙溪附近的村民，也常常會去山上設這些陷阱，抓一些野生動物。所以我現在請人專門晚上去巡視，我們道場附近如果有人設那些陷阱，把它拆除掉，我們佛門淨地不能殺生。我也弄個牌子，用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經文，「《地藏經》云：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，說宿殃短命報。」但是那些人看了他們還是生煩惱，他們那些人看了，有一次透過我們一個

陳居士，我們道場的護法，我就常常請他去跟那些村民溝通，聽聽他們怎麼說；他們說看了心裡很不舒服。他們怎麼說？他說我們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在海邊就要捕魚，住在山上就要打獵，在山下也是要打獵。但是我們還是要去度他，這些人在我們附近，總是要去幫助他。所以，我們山上下面只有一戶，這一戶專門在打獵的，他的父親很老了，住在山上，他們有時候回到山下的房子，他那個老父親九十幾歲沒人看，我們都會送一些飯菜給他吃，他也很感激我們。他往生還會找我們去助念，他也知道要助念，這個時候都會跑來找我們。所以慢慢也會去改變他們，我也知道他看了肯定不舒服，但是不舒服也要看，看久習慣了，你就會適應，慢慢才能把它調整過來。所以他們就是專門在打獵的，我們在山上也放了不少這些被抓到的那些獵物，那些野生動物。這是「射飛逐走」。

『發蟄驚棲』。「蟄」就是在土裡面的蟲，土裡面的蟲你把牠挖起來，「發」就是把牠挖掘出來，把那個蟲挖出來。「棲」就是棲息在樹上的鳥，譬如說樹上的鳥牠們在那邊休息，你丟一個石頭上去，整個鳥都驚嚇就飛走了，這叫「驚棲」。在樹下土裡面的蟲，你不可以去把牠挖起來，驚動牠們；樹上棲息的鳥，你也不能去驚嚇牠們，這個都是有罪過。所以，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講，「若遇燒山林木者，說狂迷取死報。若遇畋獵恣情者，說驚狂喪命報。」特別是燒山林木，放火燒森林，那裡面有多少動物，飛禽、走獸、昆蟲全燒死。這些動物在裡面，你放一把火燒了，牠們驚狂奔跑喪命，這個都會冤冤相報的，將來牠們的罪業受滿了到人間來，人間的人造罪業造多了也會墮到三惡道畜生道去，那就換牠來燒了。這個在三惡道受報，三惡道不但畜生道受報，還要到地獄、餓鬼，生到人間來還有餘報，就是戰爭。你看戰爭在逃難在跑，那是不是驚狂喪命，那是過去生造了這個業，三惡道報受完了，到人間還有

餘報，遇到戰爭，逃難。所以，這些果報如果不是佛給我們講，我們怎麼會知道。知道了，要信佛的話，要聽佛的話，要聽話，聽話你就有福了，佛講的就是福音，你聽了你就有福了，你就不用遭那個災殃了。所以，《無量壽經》佛給我們講，沒有善根的人，「於佛經語，都無所信」，他都不相信。那沒辦法，這個人業障還很重，「宿殃未盡」，他還要受罪，沒辦法。他不覺悟，聽不進去，業障太重，他還不能得到解脫，所以他不相信佛的話。

『填穴覆巢』，這是「毀損洞穴鳥巢，使蟲鳥走獸無法居住」，就好像牠的家，你把它破壞了。你看我們人間，家被人家破壞，家破人亡，那很慘。動物牠也有家，我們也不能把它破壞，讓牠家破人亡。造了這個業，自己將來也會得這個果報。所以這個「穴」，洞穴，有動物住的不能去把它填起來，把它塞住。這個在經典上記載，就是佛的兒子羅睺羅，在母胎六年才出生，一般都是懷胎十個月，他怎麼六年？佛講了這個因果，就是過去世羅睺羅有一生曾經塞老鼠洞塞了六天，讓老鼠不得出來，所以這一生投胎在母胎要待六年。所以這些都有因果。下面講：

【傷胎破卵。】

「傷害懷孕的動物弄破它們的蛋。」這個動物懷孕跟人是一樣的，不能去傷害牠。特別有懷孕的動物你去殺了，等於是殺了兩個生命，殺了兩條命。你看我們人間，有婦女懷孕死了，或者被殺了，她就是一屍二命。動物也是一樣，不可以『傷胎破卵』，「卵」就是蛋。佛經上給我們講，我們六道眾生這個生命有四大類：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，胎生的是最苦，我們人是胎生，動物也有胎生的，胎生最苦。其次是卵生，像雞、鴨，這是卵生，牠有蛋。再來是濕生，像蚊蟲這一類的，屬於濕生。再一類，叫化生，化生是最好的。化生，像天人都是化生的，天道天人化生。所以，在六道

裡面有這四種生命，胎生、卵生、化生、濕生，卵就是有蛋這一類的。這個卵也不能去把它破壞，弄破它，譬如說鳥牠要孵小鳥，牠有鳥巢孵小鳥。我當兵的時候，在東引島住了七個月，我當砲兵，要守大砲，洞口下面就是懸崖，下面就是大海。那個峭壁也有一些海鷗去築巢，海鷗的蛋很大，我就看到我們住在島上有一些不是我們這一班的兵，其他班的，他們怎麼那麼愛吃海鷗的蛋我也不知道，叫我去幹我肯定不幹的。他在山上綁個繩子，然後自己就好像蜘蛛人一樣，沿著峭壁這樣，綁在身上然後到峭壁去拿海鷗的蛋；還有去摘海芙蓉，草藥。我說那個事情都有人在幹，難怪太上老君就說出來，真的有這些人在做這個事情，那就是「傷胎破卵」。海鷗牠要孵小孩的，媽媽一回家看到牠的蛋沒有了，你說牠傷不傷心？屬於這一類，就造罪業。我們再看下面這句：

【願人有失。毀人成功。危人自安。滅人自益。】

這四句是有相關。『願人有失』，「失」就是過失，「願」就是希望，「希望別人有過失」。希望找到別人的過失，這個存心就不好，我們要避免，不要有這樣的念頭。我們都希望大家都沒有過失，那多好！不要存心希望別人他有過失，希望他犯錯，這個存心就不良，不好，造罪業。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原則就是尊重人，這個禮就是尊重人，在我們祖宗傳統是以禮樂治天下，聖人制禮作樂，禮樂治天下。禮樂不能推行，才要用刑罰，定法律。禮樂行不通，才要定刑罰來約束人民。如果禮樂行得通，不需要刑罰。實在講也不需要警察、不需要軍隊，天下太平。禮就是把人當人看，尊重人；法就是不把人當人看，不尊重人。跟外國人學就是都把人先把他認定這個人有犯罪的嫌疑，先認定這一條，人人都有犯罪的嫌疑，人人都是嫌犯。我們中國這個禮就是人人都是好人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都是好人。這觀點上不一樣。

像現在坐飛機你就可以感覺得到，全身摸來摸去的，我出家人也沒什麼好摸的，一直摸，又這麼老了，我東西統統掏光了，還在摸。這是什麼？跟外國人學的，好像人人都是恐怖分子，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，這個叫法治，大家懂嗎？法治就是不把人當人看，把你看作人人都是犯人，都是嫌犯。你到美國去也是這樣，一直搜身、一直搜身，這個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，是不是這樣。這個是什麼？法治跟禮治它不同點就在這裡。你定法定得愈嚴格，是不是這些犯法的人就少了？不見得減少。實在講，還是要依聖賢的才正確，去教化人心才是根本。所以，實在講，我實在是（說真話）不太喜歡坐飛機，每次坐飛機都是要當嫌犯。你說坐飛機不如坐動車，雖然時間久一點，不要被搜來搜去的，搜身。所以我建議大家，可以不坐飛機盡量不要坐，因為坐飛機你會覺得就是犯人，就是嫌犯。你看進監獄裡面全部要搜光光，對不對？坐飛機就像進監獄一樣。這個就是「願人有失」，希望人有過失，存這個心就不好，司命就會記過。

『毀人成功』，「怕別人成功，百般破壞。」毀壞別人，怕別人事情做成功了，百般的去障礙，這個也是一個嫉妒心，也是嫉妒心，他不希望看到別人事情做成功。我們也要改這個心態，我們總希望大家做事都能做成功是最好的，不要做失敗了。做失敗了，他難過，我們也替他難過；他做成功了，我們樂觀其成。

『危人自安，減人自益』，就是「使別人陷於危險境地」，陷別人於危險之地，而自己得到安全，求自己得安穩，不惜讓別人去面臨危險之地，這個也是自私自利。「減人自益」，「扣減別人財物，增加自己利益」，就損減了，減少別人的財物，來增加自己的利益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以惡易好。以私廢公。】

『惡』就是比較不好的，「用自己不好的，換取別人好的」，譬如說一些物品、財物，「以惡易好」。『以私廢公』，「為了圖謀私利，不惜妨害公益」，因私廢棄公事。我們一定要調整這些心態，因為我們凡夫總是難免有自私自利這種心態，所以當面臨公私的時候，往往「以私廢公」，自己私人比較重要，公家的他就不管了，這個是自私自利。應該先公後私，先人後己，應該這樣才對，不能以私廢公，公家的事先做，做好了再辦私事。

【竊人之能。蔽人之善。】

『竊』就是偷竊。偷竊別人的技能，譬如說作品、設計圖案、專利品等等，這些人家的作品，現在這條有法律保護，智慧財產權。「竊人之能」，別人的東西沒有經過他同意，我們不能把它竊取過來佔為己有，這犯了偷盜戒。佛經也不能把它弄個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，這個也不可以。佛經版權是誰的？釋迦牟尼佛的，著作權是他的。著作權是他的，釋迦牟尼佛有沒有賣版權給你，賣多少錢給你？怎麼可以去偷竊佛的經典，這個就不可以，犯了偷盜戒。這些佛經、古書，著作人都不在了，所以不存在著作權這個問題。現在印這個書的版權，我有去問過，去問過一些法律顧問，它的版權是製版權。譬如說這個書他花錢去請人打字、排版、編目錄，這個版權是他的。在台灣的法律，這個製版權，著作權是沒有，製版權是法律保護十年，十年之後它就沒有了。十年之內他有製版權，如果你要印他製版的書籍，必須經過他同意，不然他可以去告你。這一條，如果製版權他寫上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我們就要去查一查，他版權過了期限沒有，如果過了期限，也就不需要去問他同意，因為他期限過了，法律保護只有十年；如果沒有超過十年，他就可以去告你。

在二〇〇一年，十幾年前我們開始印《龍藏》，在台灣就兩家

出版社互相告，因為一家出版社《龍藏》是它製版的；這家去給它買一套，照它那個樣子來照相，所以打官司打了好幾年。這個問題就是它這家製版沒有超過十年，所以它可以去告它。後來我們印我就找這個印刷廠，我就問他這些都問清楚，他說我們自己重新來排版，重新修版，重新編目錄，就不歸他們，版是我們自己做的。我們做的版我們公開授權，別人拿去印我們不會去追究的，歡迎大家去翻印。所以，我們也不要「竊人之能」，他做的我們還是尊重他，經過他同意，或者他要多少錢給他，你要用他的版。如果不用他的版，自己去排版，著作權是沒有，《乾隆大藏經》著作權是乾隆皇帝，那個沒有。這一條，現在設計的專利品這些東西，我們也不要竊取別人的。我們老和尚就是教我們一個，人家不同意就不用，自己另外去設計。『蔽人之善』，別人有優點、善事，把它掩蔽、遮掩起來，這個也不好。

【形人之醜。訐人之私。】

『形人之醜』就是「宣揚別人的醜事」，公開去宣揚，報章雜誌去登。『訐人之私』就是「指摘別人的陰私祕密」，現在講隱私，別人的私事。這個都是很不好的事情，但是在社會上的確有人專門要去「形人之醜，訐人之私」，特別那些雜誌類的，還有一些媒體、雜誌類的，這個也不好。我們跟上面這一句要調轉過來，要形人之善，蔽人之醜，這樣就對了。蔽是掩蔽，別人的醜事給他遮掩一下，他有善事給他公開，讚歎他的善事，別人有一些隱私，不好的祕密，不要去給他揭發。這個在《菜根譚》裡面有句話，你看見深淵的魚就不吉利、不吉祥，深淵就是很深的水潭，你看到最裡面那個很隱密的魚就不吉祥。這個事情就是形容，你知道別人那些隱私祕密，那都不好；知道了，不要去說，不要去揭發。揭發人家那些，自己缺德，損自己的福，自己造罪業。

這節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學到這句，就是「形人之醜，訐人之私」。
下面，我們下午再繼續來學習。